



幕

在硝烟中拉开

欧阳文彬 费三金

1241755
1813

幕

在硝烟中拉开

欧阳文彬 费三金

幕，在硝烟中拉开

欧阳文彬 费三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37×1092 毫米 1/32·印张 16 $\frac{1}{2}$ ·插页 3·字数 320,000

1984年6月第1版·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6,000

书号 10137·94 定价 1.40 元



本文作者欧阳文彬（右）与费三金

作者小传

她是个老编辑，“为人作嫁”凡四十年。业余写文艺评论也有半辈子了。《赏花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她评论成果的一个小结。近几年却改行搞起创作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叫作：六十岁学吹打，甘苦自知。是过去火热的斗争生活促使她情不自禁地拿起这件面熟而陌生的武器，练得再苦，也甘之如饴。

他是个青年京剧演员。从十二岁开始学艺，在戏剧舞台上滚了多年，做梦也不曾想到，会登上文学舞台蹒跚学步。他怀着对革命历史和革命前辈的敬意深入角色，边学边练。反正是个小字辈，就不怕在行家长者面前出乖露丑。如果有人指责，反而是前进的动力。

内 容 提 要

人生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活剧，既没有可供遵循的剧本，又没有调度指挥的导演，演员们按着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扮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冥冥中仿佛有一只巨手在操纵一切。

在那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岁月里，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已经投身民族自救的洪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然而，反动派掀起的滚滚逆流、重重恶浪，使人们不能沿着同一条航道前进。羽翼可以在风雨中练硬，也可以被雷电折断。书中这一群抗日救亡宣传队的青年们，从后方奔赴战地，又从前沿返回内地，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炮声，用呐喊宣传民众，鼓舞斗志，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为崇高的信念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准备舍弃生命和爱情。但也有人滑入歧途，堕落沉沦。正因为这样，那些保持洁白无瑕的品格、迎着潮头盛开的浪花，无论多么细小，都是弥足珍贵的；那些随波逐流、被浪涛卷走的水珠，也以自身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值得记取的教训。

045/12

目 次

上 卷

1	这不过是序幕·····	3
2	谁考谁·····	17
3	民众演出的一幕·····	30
4	三遇青山·····	45
5	三位老同学·····	64
6	凤尾虾·····	79
7	老虎皮·····	91
8	神经堡垒·····	103
9	兵遇到秀才·····	114
10	雷雨之前·····	124
11	分解与化合·····	134
12	药到病除·····	146
13	鲜花和魔影·····	163
14	小巷深处·····	175
15	幕在硝烟中拉开·····	189
16	带露的花·····	205

17	在前沿阵地上.....	216
18	英雄落魄.....	233
19	爱与恨在搏斗.....	247
20	戏中戏.....	267

下 卷

1	别来无恙.....	283
2	陌生的妹妹.....	298
3	心上的树.....	315
4	借古喻今.....	335
5	忘年之交.....	348
6	柳太太的披风.....	359
7	丁香与芙蓉.....	374
8	夜访.....	385
9	燃在眉睫.....	392
10	壮观的一幕.....	411
11	清水与浊波.....	434
12	后院起火.....	447
13	昨天、今天和明天.....	458
14	双方都出动了.....	469
15	没有演完的戏.....	482
16	又一出没有演完的戏.....	494
17	这并不是尾声.....	507

上卷

这不过是序幕

一个阴暗的早晨。从黑夜过渡到黎明，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天空犹如一幅望不到边的黑幕。唯有东边一角稍微淡些，但也是灰蒙蒙的。没有晨曦，没有朝霞，只有一片迷茫的雾气，有气无力地在混沌的原野上飘荡。

通向长沙的公路象一条灰色的破带子，隐没在淡淡的曙色中。一阵阵肃杀的西风，刮得蓬尘四起，沙飞石走，枯枝残叶，沙沙作响。光秃秃的树干犹如蜷缩着身子的老人，嗦嗦颤抖。一九三九年的新春，比往年更加寒冷，笼罩在一种罕见的春寒之中。

“快走！少给老子阴尸倒阳的！”

“你走不走？谨防捶断你的脚杆！”

“少装疯迷窍的！快走！”

“.....”

一阵粗暴的吆喝，自远而近地传来。几把闪着寒光的刺刀押着十多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吆喝声中趑趄趑趄地走来。这伙青年大都穿着黑布学生装，浑身上下盖满灰

土。男的套着破棉袄，用围巾或草绳拦腰一扎；女的穿着皱巴巴的旗袍，长围巾把脑袋和脖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失神的眸子。他们无精打采，脚步踉跄，战栗的躯体就象寒风中的小草，显然曾经冒着风寒，长途跋涉，陷入了又冷又累的困境。一张张沮丧的脸庞仿佛涂上了一层冰霜，非但失去了青春的活力，连生命的气息都似乎消逝了。如果不是在行路，几乎要让人怀疑他们的心脏和血液是否冻僵了。这当中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虽然也是风尘仆仆，穿的却是一套十分考究的西装，失去光亮的皮鞋愤怒地敲击着路面；一头不驯的乱发迎风飘动，两撇八字胡神经质地抽搐，尤其是那双眼睛，愤慨中带着明显的冷傲。

是抓丁吗？不象。这里边有男有女。是押解犯人吗？不象。既没有脚镣手铐，又没有绳捆索绑。一路上，那位押队的麻脸军官尽管咋咋呼呼，横眉怒目，却没有动这帮年轻人一根毫毛。个别粗鲁的士兵企图戏弄那几个模样俊俏的姑娘，也被这麻脸军官厉声喝住了。

劫后的长沙古城，笼罩着一层扑朔迷离的帘幕，越发显得阴森森、冷飕飕。黑黢黢的城门张开大口，象一只狰狞的樊笼，等待着这群可怜的小鸟。他们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胆怯的姑娘甚至停了下来。在一阵阵催命似的吆喝声中，不得不硬着头皮进了城。

这座熟悉的城市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繁华景象了。去冬那一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百里之外都看得见烛天的火光。早就听说全城都烧光了。但百闻不如一见，只有踏

上这片“焦土”，才能得到更深的体会。沿街的店铺、房屋，全被烧得体无完肤。到处是断壁残垣，仅存几堵熏得黑黑的高墙，孤零零地耸立在废墟上。烤焦了的树干象一根根炭棒，散乱地插在路旁。几处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蜷伏着幸免于难的百姓。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哀叹声、抽泣声不时随风飘来。两万多逃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就这么含恨离开人世，竟连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惨绝人寰的大火啊！

踏着遍地的瓦砾，他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着。远远望见古老的天心阁，不由得心头一阵阵悲怆和愤恨。自古以来这座长沙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如今却做了这场灾难的见证。它坐落在东南角的城堞上，占着全城最高的地势，和岳麓山隔江对峙。相传它的得名就因为高耸在天之心。谁能料到，那班绝灭人性的刽子手竟会踏在它高高的阁顶上举火为号。而今顶部的“天心”、“文昌”两阁早已化为灰烬，那劫后余生的城堡仿佛在向人们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焦土政策”的罪恶。虽然酈悌之流做了替死鬼，但历史的罪人依然逍遥法外。

“立定！”麻脸军官突然发出口令。

这支不成形的队伍，停在了瓦砾堆中。胆大的人没好气地瞪了那军官一眼。胆小的则悄悄低下头去，极力掩饰住惶惑的神色。

麻脸军官的目光在青年们脸上扫过，扯开嗓门训斥开了：“回你们的‘抗日后援会’去吧！以后再敢朝那边跑，碰上我黄某倒还罢了，要是碰上我们师长，休想有好果子吃！

听清楚没有？我们师长！他呀，嘿，有名的‘四川虎’！从来不讲情面！你们那个领头的，就是个榜样！好了，给老子解散！”他说完带着士兵们扬长而去。

尽管真真切切地听清了“解散”的口令，青年们仍然没有感到获得自由的喜悦。一个个垂头丧气，就地蹲了下来。沉寂中不知是谁发出几声啜泣，马上又憋了回去。偏偏事与愿违，这压抑的哭声仿佛具有传染性，顿时蔓延开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姑娘们虽然有爱哭的脾性，小伙们此刻的心情也不好受。谁都想不出妥贴的语言来安慰她们。触景生情，感慨万端，这帮被历史的灾难和命运的锁链紧紧连结在一起的青年人，回想这个把月的遭遇，感到真象是一场噩梦。

罪恶的长沙大火，不仅烧毁了千年古城，而且断送了这儿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挫伤了长沙父老、特别是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他们这支流亡学生宣传队，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面前不战自溃，在百姓面前却张牙舞爪，滥施淫威，不由得感到依靠这帮人抗战无望，起了投奔威震四方的抗日英雄部队——新四军的念头。为了避人耳目，准备绕道江西，奔赴皖南。

投奔新四军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原先，只有少数骨干知道，大部分队员只知道是逃难。他们随着逃难的人流离开长沙。一路上，不断有人回头张望烈焰升腾的古城。是惜别吗？这是一个因素。长沙毕竟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有的队员还是这儿土生土长的，谁也不愿离乡背井。是愤慨

吗？这也是一个因素。美丽富饶的省城没有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竟葬送在国民党老爷们的手里！这些也象那古城廓上的烈火，焚烧着他们焦灼的心。然而，更令人焦躁的是，从湖南到皖南，路径不熟，又无向导，沿途还要经过敌占区，天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走到！队员们情绪低落，不免要影响行进速度。加上沿途宣传演出，停留较多，从长沙到浏阳，一百多里地，竟整整走了五天。这以后更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越走越慢。

越靠近大山，气候越冷，路也越来越难走。钱花光了。鞋磨穿了。一张薄饼要对付一天，一碗米粉得几个人吃。破庙、祠堂算是最上等的栖身之地。一踏进山区，景况更令人望而生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哪里知道，湘东一带，峰连峰，岭连岭，进山容易出山难。不光山路崎岖，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能拨开茅草荆棘下脚。有时还得攀着野藤、踩着岩壁行走，弄得不好就会摔下山坳，粉身碎骨。天黑之后，十几个人只好蜷伏在山洞里过夜。四山的狼早不叫晚不叫，偏偏在这时候嚎个不停，仿佛一起钻出丛林朝着山洞扑来。再大胆的人也禁不住毛骨悚然。

走着，走着，送走了苦难深重的岁尾，迎来了苦难更为深重的年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七转八弯，不觉迷失了方向。暗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前方不时闪过手电筒的光柱和明晃晃的刺刀。浓重的四川腔和稀里哗啦的枪栓声，随风飘进耳膜。他们吓呆了，在纵横交错的壕沟间乱窜。这当口，天上的星月偏偏也躲进云层，连那颗指路的北

极星都找不到。不提防响起“哎哟”一声，有人掉进了沟里。大伙还来不及搀扶，一帮子四川兵已经一拥而上，把他们押了出来，送交师部。

师长杨常胜亲自审问这帮娃娃：

“哪个是领头的？哎？”

“我。”队长罗德明挺身而出。

“从哪里来？”

“长沙。”

“归长沙哪部分管？”

“抗日后援会。”

“到哪里去？”

罗德明没有马上回答。

“快说！到哪里去？”

“安徽。”

杨常胜眼一瞪，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四川虎”：“哪里不好抗日？！要去安徽？”

罗德明把心一横，顶了回去：“哪里都好抗日，为什么不能去安徽！？”

“你不知道那边是新四军的地盘吗？”

“知道。就因为新四军真抗日，我们才去投奔。”

“那你说，哪个是假抗日？”

“天下人有目共睹，大家心里有数。”

“龟儿子，砍脑壳的！”杨常胜一个巴掌打得罗德明嘴角流血，“你敢骂老子假抗日！”

士兵们见师长动怒，不待下令，就扑过来把罗德明按倒在地，五花大绑，推推搡搡押了出去。队员们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噤若寒蝉。杨常胜气犹未平，把手一挥，士兵们马上把队员们统统押下去，关进一间低矮的茅房。这帮娃娃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尝了一夜禁闭的滋味。第二天，部队开拔，一个军官和几名士兵把他们押上通往长沙的公路。队长罗德明却不知去向……

现在又该往哪里去呢？除了眼前这劫后的断壁残垣，哪里又是有志青年栖身的地方呢？队员们的眼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那位西装革履、气宇不凡的小胡子。罗队长不在，就数他的年龄大。可是，此时此地，别看他表面冷傲，内心深处比谁都痛苦，精神状态比谁都糟。当他接触到一双双期望的目光，意识到自己在这群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时，只得强打精神，把队伍重新拉到抗日后援会去。

抗日后援会是个民间组织，由各界爱国人士发起，凡是愿为抗日出力的个人或团体均可参加。流亡学生宣传队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会址设在一个棉布货栈里，是通过关系向一位棉布商人借用的。由于地处战区首脑机关附近，侥幸未被焚毁。但整个货栈也跟被火烧过似的，来不及转移的货物已被溃兵、强盗趁火打劫，一抢而光。作为会址的堂屋里，连一条象样的板凳都没有。锣鼓家什掷了一地，鼓皮捅破了，铜锣砸扁了，琴弦扯断了，幕布撕裂了。凛冽的西风透过破碎的窗纸吹进屋来，发出窸窸窣窣响声。看着这一派萧条景象，压抑不住的啜泣声又蔓延开了，有的男队员